

午夜文库典藏本·第二辑

SHROUD FOR A NIGHTINGALE

夜莺的尸衣

(英) P.D. 詹姆斯 著 王莹 译



P . D . J A M E S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夜莺的尸衣

Shroud for a Nightingale

(英) P.D. 詹姆斯 著

王莹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莺的尸衣 / (英) 詹姆斯著; 王莹译. —2版.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133-0155-8

I. ①夜… II. ①詹…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2949号

SHROUD FOR A NIGHTINGALE by P.D. JAMES

Copyright: © 1971 by P.D. J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8-075



夜莺的尸衣

(英) P.D. 詹姆斯 著; 王莹 译

责任编辑: 施 铮

统筹编辑: 王 欢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wesign 未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09年5月第一版 2011年7月第二版

书 号: ISBN 978-7-5133-0155-8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

P. D. James

P. D. 詹姆斯(1920—)二〇〇八年,《时代周刊》选出了五十位最伟大的犯罪小说家,P.D.詹姆斯名列前茅,甚至排在这类小说的开山始祖爱伦·坡的前面。《时代周刊》誉之为创作力丰沛且脑容量惊人的贵妇。这位八十九岁高龄、气质高雅非凡的女作家,目前还活跃于文坛,《私家病人》(*The Private Patient*)是她的最新作品,内容描述整形外科医院发生的一连串命案。写作该书时,她确实因为心脏问题住进病房,最近她接受访问时还幽默地笑道,她没想过医院竟然是这么适合文学创作的好地方,没有电话、手机、电子邮件的打扰,让她顺利完成这部作品。

P.D.詹姆斯出生于英国伦敦牛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她加入红十字义勇军,在粮食局工作;尽管只有高中毕业,但詹姆斯凭借其勤奋自修的学识与文笔脱俗的创作,得到文学圈极高的赞誉。一九四一年,詹姆斯嫁给医生厄尼斯特·怀特。之后,她那心灵脆弱的丈夫奔赴前线,大战结束后却开始精神失常,P.D.詹姆斯除了要照顾长期卧床的丈夫,还得养育两个女儿,为了生计,她展开长达三十年的公务员生涯,前后任职医疗和警政等部门。同时,也沉浸在属于自己的推理创作之中,她三十八岁开始发表作品,四十二岁时完成长篇推理小说《掩上她的脸》(*Cover Her Face*, 1962),赢得文坛一片赞赏。

P.D.詹姆斯获得过许多国际知名文学奖,包括英国犯罪作家推理协会颁发的、有“诺贝尔推理文学奖”之称的“钻石匕首奖”,并受英国皇室勋封为女伯爵,更获颁美国侦探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大师奖”,以及“爱伦·坡奖”。她的犯罪小说屡获英国、美国、意大利和斯堪的那维亚的重要奖项。她现居伦敦及牛津,膝下有两个女儿、五个孙女。

P. D. 詹姆斯午夜书目

M080《谋杀之心》	M080 <i>A Mind to Murder</i>
M092《夜莺的尸衣》	M092 <i>Shroud for a Nightingale</i>
M099《无辜的血》	M099 <i>Innocent Blood</i>
M116《教堂谋杀案》	M116 <i>A Taste for Death</i>
M160《神谕之死》	M160 <i>Death in Holy Orders</i>
.....

目 录

- | | |
|-----|-------------|
| 1 | 第一部 死亡的示范 |
| 39 | 第二部 停息在午夜 |
| 61 | 第三部 大楼里的陌生人 |
| 107 | 第四部 问与答 |
| 173 | 第五部 餐桌上的闲谈 |
| 231 | 第六部 漫长一天的结束 |
| 281 | 第七部 死亡之舞 |
| 339 | 第八部 一圈焦土 |
| 385 | 第九部 夏天的尾声 |

第一部
死亡的示范

1

第一宗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早上，六点刚过，护士培训学校派到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穆丽尔·比勒小姐便醒来了。虽说是一大早醒来，有点儿懒懒的，但她还是意识到今天是一月十二日星期一，是去约翰·卡朋达医院视察的日子。新的一天里听到的第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她的脑海里回荡，等她明白过来那是安吉拉的闹钟发出来的时候，它却已经安静了下来。安吉拉此时正皱着鼻子在公寓里到处磕磕碰碰地走着，像一只笨拙可爱的小动物。接着传来准备早茶的愉悦的叮当声。穆丽尔挣扎着睁开眼睛，努力抗拒着热被窝的诱惑，不让自己再缩进去，让思绪再一次飘进一片愉悦之中。她为什么会告诉泰勒总护士长自己会在上午九点准时赶到，参加那天三年级学生的第一次教学观摩？真是太可笑了，有必要那么早吗？医院位于苏塞克斯郡和汉普郡交界处的希瑟菲尔德。将近五十英里的车程，走前面一段路时天还没亮呢。况且还在下着雨，这雨已经没完没了地下了整整一个星期了。她似乎

能听到汽车行驶在克伦威尔公路上时轮胎发出的轻微沙沙声，以及偶尔拍打在车窗玻璃上的雨点声。好在她早已查过地图，找到了医院的准确位置。希瑟菲尔德是一个正处于开发中的商业市镇，对一个不熟悉它的人来说，在一个下着雨的星期一早晨，开着汽车在赶着去上班的混乱的车流中行驶，真是一件又困难又让人头疼的事。她本能地感到这一天不会太顺利，于是便在被窝里伸展了一下手脚，仿佛在鼓励自己打起精神来对付这一天。她把发麻的手指伸开，轻轻体味着伸展那一刹那关节发出的尖锐的刺痛，因为她的手指有一点关节炎。好吧，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毕竟她已经四十九岁了，生活应该过得轻松一些。是什么使得她认为她能够在九点半以前赶到希瑟菲尔德呢？

房门是开着的，从过道里溢进来一束灯光。安吉拉·伯罗斯小姐猛地拉开了窗帘，看着一月那黑沉沉的天空和被雨水拍打着的窗玻璃，之后又将窗帘猛地拉上了。“在下雨呢。”她说，声音里带着一丝阴郁，似乎在表明她对下雨的预言的应验，谁要是不理会她的警告，那可无关她的事。比勒小姐用一只胳膊撑起身子，另一只手拧开床头灯，然后便等着。过了一会儿，她的朋友回来了，放下一个早餐盘。盘子里铺了一块绣满了花的亚麻布，绘着鲜花图案的杯子把手朝一个方向整齐地排着，一个配套的碟子里精心摆放着四片饼干，每种两片，茶壶里散发出一阵香气，那是刚沏好的印度茶。这两个女人都对舒适、清洁和整齐有一种强烈的嗜好，简直可以说有癖。她们在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工作，于是把那里单人病房的标准搬到自己的家中，因此她们公寓里的生活有几分像一个昂贵舒适的小型疗养所。

二十五年前，比勒小姐和她的朋友从同一所护士学校毕业，之后她们就一直合住在这套公寓里。安吉拉·伯罗斯是伦敦一家教学医院的首席导师。经过多方观察，比勒小姐认为安吉拉·伯罗斯是所有护

士导师的典范，因此便将她挂在嘴边的培养完美护士的原则立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而伯罗斯小姐则思量着比勒小姐就要到退休的年龄了，那时综合护士协会又该如何运作下去。世上最美满的婚姻都要靠令人鼓舞的幻觉来维持。比勒小姐的幻觉和伯罗斯小姐的幻觉虽然不同，但从实质上来说都还是很单纯的。友谊的建立也同样如此。她们彼此欣赏，却又不说出来，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她们在其他方面其实是大不相同的。伯罗斯小姐体格健壮结实，看上去似乎感觉迟钝，见识平常，但骨子里却极为敏感，易受伤害。而比勒小姐身材瘦小，长相小鸟依人，说话清晰，行事明确，透着一股过时的斯文劲儿，这往往让人觉得她有点可笑。她们甚至在学习习惯上也不同，粗粗笨笨的伯罗斯小姐早上听到第一声闹钟铃声便醒了过来，立刻精神十足，一直到早餐前都是生龙活虎的，然而越往下午，她便越没有精神，时刻处于昏昏沉沉的懒散状态之中。而比勒小姐每天早晨总要好一阵才能勉强睁开粘的眼皮，强打精神才能开始早晨的活动。可是早晨过后她便越来越有精神。她们努力协调这种截然相反的差异，伯罗斯小姐很乐意一大清早起来准备早餐，而比勒小姐则在晚餐后洗碗和准备晚上喝的可可茶。

伯罗斯小姐倒好了两杯茶，往她朋友的茶杯中加进两块糖，然后端着自己的茶杯在窗前的椅子上坐下。早期受过的训练使得她没有坐在床上的习惯。她说：“你要一早动身，我还是替你吧浴室的龙头打开吧。会议几点开始？”

比勒小姐含糊不清地咕哝说她已经告诉过护士长她会在九点一过就赶到。这茶真是甜，喝下去令人精神一振。许诺那么早动身真是一个错误，可是又一想，她怎么也可以在九点十五分赶到。

“是玛丽·泰勒吗？她可是名气大增了，其实她只不过是一个外地

来的护士长罢了，而且从没来过伦敦。蒙特诺斯小姐退休的时候，她甚至还没对这个工作提出过申请呢。”比勒小姐又口齿不清地咕哝说这个她们已经谈过了。她的朋友立即打断她的话，反驳说伦敦可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再说人们总是认为出色的东西从来都不会出自外地。

“当然是这样，”她的朋友让了一步，“约翰·卡朋达医院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地方。我喜欢汉普郡边界那一带，今年夏天你没能去那里看看真是可惜。当然了，她还是一所重要的教学医院的护士长。但凭她的能力，她足以胜任，也许还会成为一名总护士长呢。”学生时代她和比勒小姐在一个总护士长手下可没少吃过苦头。对于过去那段受教育时期里受过的可怕折磨，现在提起来她还会不住地叹气。

“我说，你最好尽快动身，等你开过吉尔福德时，公路上的车肯定就多起来了。”

比勒小姐也不问为什么她会知道路上的车会多起来，因为这是伯罗斯小姐总是知道的事情。那关切的声音又继续说道：“这星期我在威斯敏斯特图书馆见到了她们的首席导师希尔达·罗尔芙。真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女人！聪明，是有名的一流教师，不过我想学生们都怕她。”

伯罗斯小姐自己就常常叫她的学生害怕，更不用说她那些教师同仁了，但是如果有人告诉她这一点，她肯定会大吃一惊。比勒小姐问道：“她说了什么关于这次视察的事了吗？”

“只提了一下。她是匆匆忙忙来还书的，我们没有多谈。看来她们学校流感传染得很厉害，她的一半同事都因病请假了。”

比勒小姐心想这真是奇怪，既然教师都病倒了一半，首席导师居然还有时间到伦敦来，只是为了到图书馆还一本书。但这话她放在心里没说出来，因为早饭前比勒小姐要养精蓄锐，精神是用来想问题而

不是用来说话的。伯罗斯小姐绕过床给自己倒了第二杯茶，说道：“既然是这样的天气，培训教师又病了一半，看来你这一天可真够呛。”

这两个朋友多年来总是这样一起谈论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已形成一种默契，成为她们长期以来亲密生活中的一个乐趣。伯罗斯小姐说的话也很难说不对。比勒小姐对这一天最糟糕的打算也莫过于沉闷地开上几个小时的汽车，艰苦地视察，以及可能要与那些不辞辛劳来参加会议的医院护士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争论几句。于是她拖过晨衣披在肩上，用脚摸索到拖鞋穿了进去，趿着鞋走进浴室，就这样朝着见证一桩谋杀案的路上走去。

2

尽管在下雨，但开车一路走来还没有比勒小姐所担心的那么糟糕。她抓紧时间九点前赶到了希瑟菲尔德，正好遇上了早晨最后一个高峰时段。宽阔的乔治高街被车辆塞得满满的。女人们开着汽车将她们赶着去上班的丈夫送往车站，或是将孩子们送往学校。货车正在当街装卸货物，公共汽车也在卸下乘客再装上一批新的。在三排交通灯前，行人鱼贯穿过马路，他们手中的雨伞倾斜着，以抵挡丝丝细雨。儿童们的外表看起来过于一致，都有着私立学校学生的干净整洁。男人们大都戴着圆顶礼帽，手提公文包。女人们则穿着随意，介于城市的时髦靓丽与乡村的不修边幅之间，这是她们这一类人的特色。比勒小姐一边等待绿灯，等待行人穿过马路，一边寻找十字路口医院的路标。她看了一眼市政厅漂亮的十八世纪建筑，一排精心保护的木制房屋以及圣三一教堂那辉煌灿烂的卷叶花饰尖顶，对这一精心保留了建筑遗存的繁荣街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街的另一端那些现代化的商店